丢失在时光缝隙中的童年记忆

在青年作家中，吴洲星具有天真、内敛的独特气韵。她擅长用纯净的语言抒写世间的平凡小事，以纯美的文字构筑独特的精神世界，通过孩童视角呈示天然的文学意味。《居民楼里的时光》就是这样一部带有吴洲星个人特色的现实主义成长小说。

作品中，作者采用小女孩潘凌子的口吻，讲述那些遗落在时光缝隙中的童年故事和美好记忆。旧日时光，普通街巷，一幢再普通不过的居民楼，承载着女孩潘凌子的童年记忆。在这里，她与儿时最好的玩伴大虎、小虎共同酒下欢声笑语，也洒下充满稚气的争吵与赌气；在这里，她悉心打量着邻居们平凡而幸福的质朴生活，长辈的抱怨和唠叨也变得那么悦耳有趣；在这里，她收到了军人爸爸在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的消息，母女俩从此开始相依为命，街坊邻里的帮助总是那么及时而温暖……这些“就像丢失的毛衣背心”的童年时光，在吴洲星的细腻笔触中一一呈现，如同一个时光机带领读者重温居民楼里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

《居民楼里的时光》中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是读来却难以掩卷，有一种舒缓、轻松的阅读美感。作者说这部小说就像“一支夏日的短笛，轻快悠扬”，我认为这是最贴切的一种形容。小说从小女孩潘凌子离开乡下奶奶的牢笼，搬进小城镇的居民楼开始入手，通过孩童的纯净视角描写出童年里“相遇”的那些邻居、小伙伴以及幼儿园老师，这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群像构成了潘凌子童年生活的基调，乖巧中有些任性调皮的潘凌子穿行在这些人物中，有趣的童年生活徐徐拉拉开帷幕。常常被妈妈锁在屋里的潘凌子偷偷用橡皮泥复制了门钥匙；当自己的水壶被小伙伴偷喝之后，她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击；甚至还会在幼儿园的表演中故意搞恶作剧；可是心地善良的她也会偷偷把孙老师的桔梗花送给隔壁孤独的张奶奶…… 不同人物的生活际遇和主人公潘凌子的成长故事交相辉映，作者的细腻笔触自由穿行其中，在情节的衔接上巧妙而又不露痕迹。虽然作者书写的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刻画的人物也都是普通众生，但是吴洲星却能书写出不同的韵味，给读者呈现出有文学意味的“故事”。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方卫平说，打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就意味着打开一种尚未定型的期待，而这种期待首先是对于一个故事的期待。一个完整的故事除了能够提供一种特殊的想象与体验的快感外，还能够把阅读中的孩子带到一种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交谈中。读吴洲星的这部小说，会给读者带来追忆童年、重温童年的满足感，能让读者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许这正是这部小说的魔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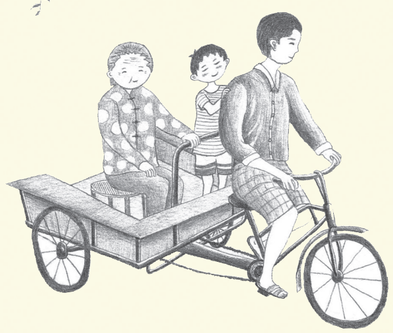
另外，不得不说一说这部作品中吴洲星展现出的细节描写的高超能力。经典的、有意义的故事讲述格外重视细节，而细节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成败。虽然《居民楼里的时光》中描写的都是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但是在作者白描式的质朴笔触下，拥有了一种特别能打动我们的力量。因为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细致到位的细节描写，那些看似如生活般随意却又饱含深意、引人回味的细节，构筑出一个直击人心的文学世界。潘凌子的爸爸是军人，常年不在家，搬煤气瓶子成了平淡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当妈妈和瘦弱单薄的潘凌子好不容易将煤气罐搬到门口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力气，潘凌子“松了手，朝该死的煤气瓶子狠狠踢了一脚，然后一屁股坐在楼梯上不干了”，妈妈则放声大哭起来。这种面对困难的手足无措立马通过这个细节的描写成功营造出现场感，从而让读者对故事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细节描写不仅是一个作家写作功力的标杆，也是对良好阅读习惯的考验。一个刚刚开始阅读的孩子或许还不懂得细节描写的价值，但长久的阅读练习将培养起读者对于文学细节的敏感度，也会在我们心里慢慢培育出一份日益细腻的情感，从而获得良好的文学素养。

《居民楼里的时光》之所以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还与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密不可分。作品中的语言简洁质朴，似乎完全出自于孩子之口，阅读时给人一种倾听潘凌子亲口讲述童年故事的亲切感。作者的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学儿童”，而是在保持少儿语言平易性的同时，展现出一种富于张力与滋味的文学语言。比如潘凌子刚到居民楼时的一段描写，“居民楼空过一阵子，只有零零星星几乎人家，空荡荡的，像一座孤岛，连说话都有回音”，没有过多形容词，短句子读来郎朗上口，贴切的比喻也是孩子的认知视角。 总之，小说的语言就像早春嫩草上的露珠，晶莹透亮，读来让人神清气爽、轻松自在，还时不时透出一份俏皮可爱，惹人怜爱。

总之，作品不仅仅局限于关注“成长”和“童年回忆”的主题，字里行间还包含着作者对亲情、对邻里之情、对友情的颂扬和思考，成长是蜕变，童年是“那件遗失的毛衣背心，渐渐地丢失在了岁月的时光里”，可是那些体贴的亲人、温暖的邻居和可爱的小伙伴，却永远定格在脑海中难以忘却。正是这些至真至善的情感让整部作品始终闪耀着温馨美好的光芒。

宣晓凤







因为爱文字，永远不寂寞

吴洲星比我小一岁，不过我总觉得她远不止比我小一岁。她的声音很好听，说话的语气像个小姑娘，有点乖乖的，但不是嗲嗲的乖，就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那种纯纯的乖。可能你跟她面对面说话的时候还不大能感觉出来，但她的声音经过电磁波的改造，在电话里听来尤其好听，有几次我竟有些恍惚起来，怀疑手机的那一头在跟自己通话的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姑娘。

她是很内向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周庄参加笔会，笔会有两三天时间，她就连这两三天也熬不住，提出要提前离会，原因是自己认识的人不多，感觉很孤单。其实她姐姐也是和她一起去的，但姐妹俩就是不怎么合群，没法跟陌生人走到一块儿。

在单位也是这样，她很怕跟同事一起坐电梯，每次坐电梯都会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有人啊。”如果电梯是空的，她就飞快地跑进去，飞快地合上门，以防有人进来。如果电梯里人很多，她是宁愿走楼梯也不要坐电梯的。

其实她的这种内向也是一种固执，是小孩子的那种固执。我常常能从她的文字里捕捉到这一点。在这本《居民楼里的时光》中，女孩凌子的妈妈让凌子帮忙搬煤气罐子，但凌子正在看《机器猫》呢，她很不乐意放弃她的动画片。妈妈说：“要是没有煤气，就做不成饭了，我们要饿肚子了。”凌子说：“那就吃泡面好了。”我感觉吴洲星就是那个有时候宁愿吃泡面也不要费事搬煤气罐子的小孩。

我很喜欢她的这部分描写，因为她写出了一种真实，这种真实强化了人物的性格，使得文本读来充满张力。我们有时候说一部小说好看，并非仅仅追求情节的大开大合的好看，这种于平凡中见波澜的幽微处的好看也是很迷人的。

吴洲星就是那种能把平凡小事写得煞是好看的作者，所以我常常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哎，这个原来也是可以写进小说里的。在《居民楼里的时光》中有这么一笔描写，女孩凌子听见唐爷爷在楼下骂人，扔下碗筷跑下楼去看个究竟，正好在楼梯上碰到了大虎和小虎，三个人差点撞在了一起。大虎和小虎问：“凌子你去哪儿？”“去看唐爷爷骂人。你们去哪儿？”“去看唐爷爷骂人。”

嗬，原来去看骂人这样的对话也可以直接写进小说，而且写出了孩子的天真烂漫。

此外，吴洲星的小说还有一种天然的文学意味。什么是文学意味？比如孙老师不许孩子们摘她养的花，甚至连闻一闻都是不允许的。于是小说里的“我”就想，孙老师是怕我们把花的香味嗅没了，可是蝴蝶、蜜蜂一直在闻她的花，孙老师就一点也不生气。再比如，“我”不明白老姑娘是什么意思，妈解释说老姑娘就是还没有结婚。于是“我”就明白了，怪不得有时候我跟着妈到街上去的时候，别人老是叫我小姑娘，原来是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啊。

你看，原本很平常的事物，作者透过纯净的孩童视角，竟然赋予了它们几分幽默、几分天真和几分诗意。这就是专属于儿童文学的独特表达。

其实，吴洲星在生活中就是一个自带文学气场的人。而我一点也不担心在生活中如此内向的吴洲星，因为我知道，她可以随时躲进文字里尽情地奔跑、大笑，放任地天真下去，永远不寂寞。

孙玉虎

温暖而百感交集的童年之旅

——评《居民楼里的时光》

成年人常常指责孩童无理取闹，责怪孩子幼稚的行为举动，可他们却忘了，自己也曾经年少。其实每一个儿童，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就像《居民楼里的时光》中的潘凌子，看似有些夸张，有些任性，甚至是无理取闹，但最后却能发自内心地关心妈妈，发誓不让妈妈再伤心哭泣。从无忧无虑到善解人意，这中间经历的过程，也都是童年成长的必修课。

文学作品最为难得的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亦或是重现旧日时光，这两者都可以使读者徜徉其间，获得难得的阅读体验。吴洲星的《居民楼里的时光》无疑属于后者。读者跟随潘凌子走过她百感交集的童年时光，同时也会复活自身的童年记忆，就这样随着作者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笔触，进行一次特别的童年之旅。

童年世界看似清浅简单，实则精彩纷呈。如果你忘记童年的色彩，可以细细体味潘凌子的一言一行，还有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就会明白，童年也会有五味杂陈的心境。开篇那个任性刁蛮的小丫头潘凌子，生活无忧无虑，却有一肚子的小心思。妈妈因为担心她的安全，将她锁在家里，却不知道她却常常偷偷出去玩，因此她“觉得自己挺坏的，有得吃又有得玩，还让妈妈以为我在家里受委屈，想着法儿哄我”。可是，当她认为外婆不喜欢妈妈，她也就认为外婆也讨厌她，就暗地里把外婆叫作老巫婆。在被妈妈接回来以后，母女两个住在一栋居民楼里，人小鬼大的潘凌子，居然按照自己的喜好，把居住在楼里的人都“调查过了”，因此，从潘凌子的眼中，我们认识了张奶奶和姑姑，唐爷爷和他的虎皮猫，还有大虎和小虎以及他们的妈妈杜阿姨。在介绍这些人物出场时，完全是用孩子的视角，孩子的语言，因此展现出来的，也正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给人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无忧无虑，常常就无法体会到大人的难处，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看动画片，却不愿意帮妈妈搬煤气瓶的潘凌子。在被妈妈用红烧肉“诱惑”之后，才不情愿地帮忙。妈妈在生活重压之下委屈痛哭的时候，潘凌子竟然还惦记着看动画片。但即使如此，读者却对潘凌子无从怪起，因为这正是童年里最真实的想法。最后，煤气瓶子的问题被项叔叔解决后，潘凌子却给项叔叔起了一个外号。看似无厘头，却也正是少年表达善意，也是潘凌子此时无忧无虑心境的展现。

潘凌子的转变，是因为“那个人”，也就是她的爸爸。虽然爸爸经常不在家，但在潘凌子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分量。因为别人喝了她的绿水壶里的水，她竟然大发雷霆，因为这个水壶正是爸爸送给她的礼物。当爸爸回到家之后，潘凌子因为各种原因，竟然当面叫不出一声爸爸。但是当胖惊讶她有爸爸的时候，她却能脱口而出：“那当然了，我当然有爸爸！”可是，就在即将转业回家之际，爸爸因为执行任务牺牲了。这个时候，潘凌子哭不出来，只是把宣纸放在床上，因为宣纸摩擦就像爸爸抚摸着她的脸，以此想留住有关爸爸的一些东西。后来，项叔叔和妈妈结婚，潘凌子剧烈地抵触，也正是因为想要维护爸爸。但是在成年人眼里，或许会认为是潘凌子不懂事吧，这个时候，如果能从孩子的世界，孩子的角度，就能够理解孩子的行为了。

虽然任性，潘凌子却并非铁石心肠。在项叔叔，还有那可爱的哥哥胖的细心关怀下，连乡下的外婆也进入到潘凌子的生活里，潘凌子慢慢从伤心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因此也更加珍惜亲情。文章最后一幅插图正好契合此刻潘凌子的心境。围巾、芹菜、外婆送的平安福、大姐姐送的钢笔，以及唐爷爷暖心的糖果……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物品，正好勾勒出潘凌子成长的心态。童年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儿童成长也因此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读者跟随潘凌子的童年之旅，也重温了童年成长的力量。

陈敏捷



心疼那个不完美的小孩

——读吴洲星小说《居民楼里的时光》



吴洲星是新生代作家里面创作数量很丰富的一位，她的小说作品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刻画描摹小女孩或者少女的成长历程，如《红舞鞋》《沪上春歌》《亲爱的土豆》《白薇之夏》等。虽然故事的时代背景和女孩们的成长环境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物形象都带有一种坚韧、倔强的气质，读后令人印象深刻。

长篇小说《居民楼里的时光》也有这个特点，讲的是居民楼里发生的故事和几个孩子的成长。叙事的感觉不是那种大开大合、跌宕起伏的风格，而是平淡、从容，如水般流淌，偶尔也会泛起小小的波澜，这与作者本人的创作缘起有关。在小说的后记里面，作者说因为读到史铁生散文中关于童年记忆的部分，一下子被触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从而创作了这部小说。所以我们可以把小说看作是作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一种回望，虽然作者自己说“我的童年时光就像那件丢失的毛衣背心，渐渐地丢失在了岁月的时光里”，好在她还留下了这些故事，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感动着今天的读者们。

作为一部小说，塑造一个血肉丰满、有个性、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居民楼里的时光》就做到了这一点，主人公潘凌子的形象尤其令人难忘。在很多儿童小说中，女孩的形象都被塑造成“乖乖女”或者“三好学生”，这源于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但是在洲星的这部作品中，“潘凌子”这个女孩完全突破了传统——她特别顽皮，经常惹祸导致别人上门告状；她个性强硬，欺负男孩玩伴是家常便饭；她心里有着各种小小的诡计，甚至设下小圈套去挑拨妈妈和继父的关系……可是，这个有着种种小毛病的女孩并不令人讨厌，而是令人心疼，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她内心的柔软和敏感，她的一切强硬与反抗，都是源于一个小女孩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她像一个虚张声势的小刺猬，拼命保护的是那颗纯真的心。

也许因为自己也刚从少女时代走过，作者尤其擅长描写少女细腻幽微的情感体验。小说的主人公凌子从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到十一岁的少女，期间又经历了丧父之痛和母亲再婚的心灵冲击，作者将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心理的体验写得十分细腻。文中有个细节写到，半夜凌子去上厕所，看见自己的妈妈、外婆还有继父都在照顾继父的儿子方方，她站在黑暗里，小小的心里一阵阵发凉，又生气又伤心，光着脚站在地上动也动不了，一直到尿了裤子……这段情节非常传神，把女孩心中的无助、愤怒、伤感写得入木三分，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细节描写，才让人物显得鲜活并且立体。

其实整体来看，这部小说并不以跌宕起伏的情节见长，行文节奏可谓是波澜不惊，除了爸爸去世妈妈再婚这个情节稍微激起一些浪花，多数故事都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记叙，但是作者却偏偏能够在这方寸之间写出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关于搬煤气瓶这个细节，在文中出现了几次：第一次是凌子母女二人因为搬不动煤气瓶，坐在楼梯上哭，项叔叔二话不说伸手相助；第二次是凌子的爸爸去世之后，妈妈再次因为煤气瓶而无助地哭泣，又是项叔叔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为妈妈的再婚埋下了伏笔；第三次写到煤气瓶是凌子妈妈再婚之后，凌子故意让项叔叔帮楼上的叶阿姨搬煤气瓶，借机引起妈妈的误会。误会解除之后，凌子也慢慢地成长了。一个简单的搬煤气瓶的事件，却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作为伏笔，或者推动情节，非常巧妙，让人不由地佩服作者的匠心。

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八零一代共有的记忆，比如单位家属楼里的邻居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比如大人上班的时候小孩一般都被锁在家里，比如去照相馆照相时的兴奋与紧张……每个人的童年时光都会远去，文学作品中关于童年的回忆和对于童心的描摹却永不停歇。近两年，“童年书写”的主题被作家所青睐，张之路老师的《吉祥时光》、汤素兰老师的《阿莲》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在不同年龄的作家笔下，因为时代背景的差异，童年的故事也各不相同。在一个个童年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也能够体会出社会生活对童年书写的影响。

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吴洲星的小说创作肯定还有不少进步的空间，这部小说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不过这也没关系，就像潘凌子虽然有缺点也不影响她的天真可爱、勇敢坚韧，一部作品只要真挚、诚恳，即使不完美，也依然拥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每个不完美的小孩都值得疼爱，每部不完美的作品都值得珍惜，愿洲星继续用一颗敏感的真心观察生活，体会童年，写下更多反映当代儿童生活的佳作。

冷林蔚